

芬芳
一叶

寄上陈皮与念想

□明前茶

一片陈放了5年的陈皮,与一小块普洱茶一同放入杯中,倾入滚水,瞬间沏出了暖橙色的茶水,在风雨敲窗时,徐徐品尝,可以感受到一股迷人的醇香,那是老树茶、柑皮、西风,以及阳光特有的味道。

这一小瓶陈皮,是朋友小甘回乡创业的第一批收获。事情的缘起,是小甘回乡开办了一个果酱厂。小甘是家中么儿,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,留在上海做建筑师18年,参与了上海很多地标项目的设计,也参与了老里弄的改造,事业有成。但他43岁那年,母亲发现早中期胃癌,虽然手术做得很成功,但整个人憔悴了很多,为照顾和陪伴父母,小甘携家带口,回家创业。他发现,父母与周围邻居都种了大红柑,这几年靠直播带货,种柑橘的收入也在下降。因为种果树的人太多了,丰收有时反而没有多少收益。

小甘便投资一个小厂,做起了大红柑的深加工。除了做手工果酱、蜜饯、糖水柑橘,时髦的冻干果肉,还开发了果酒与果醋的酿造。为确保大红柑个大均匀、滋味浓郁,小甘不惜成本,大量购买榨油坊的花生渣、芝麻渣,用来给果树施肥。他还雇了乡亲,登上高梯,为每一个柑子套上保护袋,这样,果实由青转红的时候,鸟雀和害虫就没法贪嘴,也不用给果树打药了。

西北风一起,刮出三个像信天游一样嘹亮的大晴天,大红柑就可以采摘加工了,连柑皮也有妙用。小甘请了广东老师傅,教徒手剥柑的农家大姐们以“正三刀开皮法”,将柑皮剥成端正均匀的三瓣,这样,确保果肉完整,柑皮也会在晾晒中形成优美的卷曲度。

小甘打算花上5年以上的时间,将这些柑皮制成理气健脾、化痰清肺,又能治反胃的陈皮。

晾晒柑皮很有趣,小甘带我去一起去体验:刚剥出的柑皮要摊放在大竹匾中,先在阴凉通风处放置约5个小时,待柑皮中的水分挥发一半,所有的人都要再次清洁双手,忙着翻皮。每一片柑皮都要翻转,让橘色面向内,白色面向外,柑皮翻好后就像一只只圆耳朵,要聆听太阳、北风与流云的私语。

庭院里,上百只大竹匾排开了惊人的阵势,初冬的白云像棉花糖一样堆积着,它们在天庭上缓缓散步,投下一团一团的阴影。竹匾有时炽热,有时阴凉,静心嗅闻,你会发现,柑皮的香,忽而浓烈,忽而淡远。

柑皮晾晒到稍微有点发脆,投入碟子里发出轻响,就可以用细麻包收起来,搁在木架子上陈放。麻包透气性好,有利于柑皮与空气接触,加快陈化步伐。而陈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每年从劳动节到端午节,从重阳节到冬至这两段时间,麻包里的柑皮都要重新拿出来翻晒,一次次吸收太阳、风与空气中微生物的洗礼。可以看到,通过翻晒与等待,柑皮的颜色一次比一次深了。3年后,它才能被称为陈皮。5年后,它才开始产生陈香,随着岁月流逝,陈皮表面色泽乌亮,纹理清晰,随手拿起一片凑近鼻尖,陈皮独特的甘香扑鼻。

这样的陈皮,可以用来泡茶,也可以用来做陈皮馅的酥饼、陈皮鸭,或干脆作为辅料,用来灌制风味厚厚的陈皮香肠。

小甘说,有一部分老陈皮,他不打算出售,打算寄送给年事已高的小学老师们。

老师们多半已经退休,有的已离开家乡,前往上海、北京等地投靠儿女,并帮忙带孙辈。小甘不辞辛苦,一一打探到他们的地址,用瓶子一一装好自己晒制的陈皮,快递给他们。小甘亲自在瓶身上用毛笔仿画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,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想念:“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”,画的是曲终人散,月光照亮茶壶茶杯的场景;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画的是和风拂柳,春水满涨,人们正忙着插秧的场景,“注意力集中”,画的是小女孩握笔写字的场景,这些流露温情的画面,想来都会引发老师的共鸣吧。当年,老师到小甘家里家访,只有粗茶一杯招待,老师的家里还种着两三亩田,一早下田插秧,胡乱卷起裤腿、沾着满腿的泥点子跑回来上课;课余,老师还要照管住宿生的饮食起居与写字姿势。老师们忙前忙后,吃饭不定时,胃胀气滞;讲课又讲到声带嘶哑、喉咙冒烟,很多老师都落下职业病。小甘期待,这一瓶瓶饱含牵挂与念想的陈皮,能给老师们润润喉咙,舒和胃气,从而宽慰他们——从前的勤苦付出,永远有人铭记在心。



不失时机

陈顺源

另一个凤凰

□汪晓远

第二天依然起了大早,早上的凤凰褪去了纸醉金迷,露出了古城的里子。所有仿古建筑,那些酒吧之类都阖上了木门板,一点看不出昨夜的疯狂。沱江水已经没有昨天那么湍急,青绿色的水面偶尔泛起些微涟漪,几艘小的篷船停在岸边,不见游客也不见船家。镇中的原住民从水泥平房里探出头,起得早的居民骑着十分复古的摩托呼啸而过,我还看见了一只像小马一样的动物,驮着两篓子货物,或许是只驴,但我从来没见过。它的两个主人和它一样懒洋洋的,一个在嚼着什么,一个在剔牙。还有几个大妈早早地跳起了广场舞,就在沱江岸边,放的是充满山林气息的湘西民歌。

做过老师的导游和我们细细地讲了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张兆和的故事。早晨也没有太阳,一路都昏昏沉沉的。导游说到张兆和祖籍绩溪,绩溪出过什么人才?“fu shi, fu jin tao.”(胡适,胡锦涛)我们一行人都愣了一会儿。然后又说到沈从文出轨,他把他的心路讲给“lin wei ye”(林徽因)听,我们又是一愣。她带着我们一路讲野史一路走,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行程。接着就去到一个文化街区:名为凤凰民俗园,实则是购物一条街。早上九点多,人满为患,足以跟夜晚的张家界市区相媲美。我悄悄溜走,一则是没钱,二是准备用这一个多小时再好好看看凤凰古城。

没有看地图,就漫无目的地闲逛。从民俗园的人潮中穿行,逐渐走到一处居民小区,广场上坐着下象棋的大爷,周围的人或是观战,或是聊天。小区中心还有一个池塘,池子边缘坏了一角,池中的寿山石不羁地立着,底下的基台细密地爬满了厚厚一层深绿色的水藻。周边两三个修整池塘的工人正在摸鱼,两种意义上的都有。他们脸上的

悠然自得和小道里的商贩,和民俗园里狂热的购物者完全不同。

想到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:一个银行家劳苦一年,终于有机会来海边度假。在海边遇到一个渔民,他就问那个渔民:“你每天这么辛苦,每天拿不了几个钱,生活一定很没盼头吧?”渔民觉得莫名其妙,反问他:“那你干些什么呢?”银行家回答他:“我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,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六点半,一年有两周的年假,我积累下钱养家,还有当作我的养老金。”渔民又问:“那你养老金有什么用呢?”“等我退休了,我就可以用我的养老金,每天打牌、喝酒、晒太阳,和我的孩子玩。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?”渔民回答:“我每周工作三天休息四天,一般下午出海捕鱼,傍晚回来。”“那你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呢?”“我打牌、喝酒、晒太阳,和我的孩子玩。”

原来很多时候想不开的是来到远方的我们,我们心心念念的理想生活,或许就是那些被我们看低的人的日常。

我背着包,一身风尘仆仆,拿着手机四处拍,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随意找了一家卖米粉的小店,上面一个金黄色的招牌底,大红色楷书写着:正宗凤凰黄牛肉米粉。此刻九点多,早饭吃完的都走了,吃午饭的还没来。我轻轻唤了一声沉迷在抖音里的店家,点了一份“正宗黄牛肉米粉”,售价十四块钱。打进满满一碗米粉,浇上泛着热气和酱香味的牛肉浇头,店家边干活边偷偷瞧我,不确定地问:“你是导游吗?”我反问:“我哪像导游了?”“看你年轻,还戴个眼镜,文绉绉的。”过了一会儿补了一句:“不够再加啊,面和肉都能加的噻。”

吃过米粉,我继续沿着没有游人的小道闲逛。小道盘根错节、四分五岔,每一处光线明亮的道口都坐着一位苗族老婆婆,摆着摊,借着天光细密地纳着手中的工艺品。有绣着凤凰图标的围裙,有绣着云纹的茶杯垫,也有用

五彩丝线一点点缝起来的小布包。我买了两个杯垫,准备带给喜欢鲜艳色彩的外婆。

一条岔路忽然将我带向开阔处,沱江的支流从悠长的巷子里缓缓流出,青砖绿瓦,石缝间摇曳着车前草,这里多了一点更为温婉的水乡意味。游人寥寥,两边的老房子大多开着窗户,原来是一些民宿,一个个带着古意的客栈名与此处难得的安宁相呼应,院内种着茶花、铃兰,也有梅花,只是现在花谢了。院里疏落地放着石桌和摇椅,到了冬天,那不就是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得一面与梅花”吗?好嘛!亏那个导游骗我们说凤凰生活水平低,只有我们投宿的那种宾馆。

我散漫地走着,十点多时忽然听见一声爆响,像《十面埋伏》开头一声惊四座,接着是渐弱的快板,还有一股悠扬的四溢的菜油香气。这是?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奶奶慢慢推开她的木窗,和对岸的一家小超市老板交谈起来。她的手里捧着碗,偶尔扒拉一口,不知道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。前方有一个小码头,几条小篷船停在那,穿着胶鞋的船夫在聊天,说的是苗语。

码头有一道往下的阶梯,尽头是一个小酒馆,外饰十分温馨,到了晚上一定能看见临水的夜景,很不幸的是它今天被水淹了,里面的桌子椅子浸在水中,一水面都漂满了小玩意儿。码头边好几个中年女人,穿着素色麻布衣,梳着麻花辫,裹着五彩的丝巾,戴上插了花的遮阳帽,舞弄着身体试图拍出文艺感的照片。她们后面就是沱江的主流,宽阔的江面上荡过三两条载满游人的篷船,悠扬的渔号声中,翠绿的竹篙撑着前行。开阔的江面对岸是一片吊脚楼,竹水被水终年浸润,泛出灰绿色,上面的民宿里,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摇椅上看书,此刻这里,充满古城的韵味。

走马
天下